



陈 志 一

# 功勋侦察员

5

I247.5

2029

---

陈 志 一

---

功 勋 侦 察 员

---

花山文艺出版社

---



B 476300

---

## 内 容 提 要

石门解放前夕，太行军区敌工部派遣侦察科长李书军冒名顶替深入国民党军统石门站。李书军等地下工作者为迎接石门解放，与敌人进行了机智勇敢、艰苦顽强的斗争。作品既歌颂了我地下工作者机警沉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又揭露了国民党失败前的腐败。故事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惊险曲折引人入胜。

功 勋 侦 察 员

陈 志 一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廊坊日报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2.125印张 258,000字 印数：1—24,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05-050-3/I·50 定价：1.60元

# 目 录

- 1 打入敌内..... (1)
- 2 蛇窟..... (16)
- 3 李书军初露锋芒..... (38)
- 4 中共特支会..... (51)
- 5 舍己为人的姑娘..... (57)
- 6 姚珍被捕的时候..... (73)
- 7 许清士幻设美人计..... (82)
- 8 惩办..... (101)
- 9 鹿子历险记..... (111)
- 10 潘春明化险为夷..... (122)
- 11 转折..... (133)
- 12 叛徒..... (142)
- 13 谜..... (161)
- 14 情人决斗..... (174)
- 15 “海岛”之夜..... (183)
- 16 于福路巧定连环计..... (196)
- 17 清风店战役以后..... (213)
- 18 将计就计..... (221)

19	李书军智破匿名信〈一〉	(236)
20	李书军智破匿名信〈二〉	(248)
21	赵振现丑	(260)
22	阴谋	(274)
23	李书军在狱中	(287)
24	刘英检阅地下军	(295)
25	二匪暗斗布鬼局	(306)
26	在小“乌克兰”	(314)
27	活捉黄少胡	(326)
28	最后的挣扎	(341)
29	逮捕	(350)
30	解放	(372)
	后记	(383)

# 1 打入敌内

一九四六年七月。

解放区一个靠滹沱河岸边的农村。太行军区敌工部部长焦大昌时而情绪激愤地翻阅着卷宗材料和从敌占区石门市送来的各种情报，时而又焦虑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思考着最近从石门市转送来的各种不幸的情报，不禁在心灵深处，燃起了仇恨的火焰。

“石门市地下联络站同乐药店，被南大街十九号阎王殿的特务破坏了。”

“正太机械厂的三名地下党员，被国民党三青团CC派特务逮捕。”

“五号交通员宋文祥被警察局杀害。”

“……”

一个个不幸的噩耗，象是一记记重锤，敲击着焦大昌的心，连日来他悲愤、痛苦、忧伤，茶饭不思，昼夜不眠。遵照党中央和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指示，要他立即选派精干的侦察人员，尽快打入敌人内部，对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地下斗争。

焦大昌瘦高身材，三十来岁，由于患着严重胃病，脸色

蜡黄，但在他剑眉下那双寒星般的眼睛里，却闪烁着聪慧刚毅的光芒。连日来他翻阅了几十部下属干部档案，挑选适合派遣的敌工人员。但至今还在犹豫斟酌，毫无进展。突然，通讯员袁敏风尘仆仆地闯进屋来，大声报告说：“安平县七天前发生的暗杀尹家滩农会主任全家七口人的凶犯，昨天抓获。”袁敏抹了把额上的汗，从绿色背包里取出一个厚厚的卷宗袋，说：“这是凶犯的材料，安平县司法科要求尽快批示，召开全县大会公判处决。”

袁敏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在他那稚气的眼睛中，闪射出对凶犯仇恨的光。

焦部长抬头望了袁敏一眼，沉静地点点头说：“好！放下休息去吧。”

袁敏刚走两步，又转身回来从灰色军服口袋里取出一瓶药说：“这是柳医生给你的胃舒平，每日三次，一次两片，叫你按时服药。”

焦部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知道了。”说完立即启开档案袋的封口。在厚厚的一叠材料的首页上，附有凶犯二寸免冠照片，他立即被这张不大的照片紧紧地吸引住了。他左右审视了足足有十几分钟，仿佛眼前一亮，喃喃自语地拍案而起，叫声：“妙！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可能的话，真是天赐良机！”此刻，在他的脑海里，一个新的对敌作战方案已初步形成。

从照片看，凶犯年约二十四、五岁，浓眉大眼，方脸高鼻，整个面貌特征，很有点象边区公安局侦察科长李书军。他暗自决定，亲自提审主犯。如果二人面貌、体型果真相似，就可以暗地处决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另派李书

军来个移花接木，冒名顶替，潜入石门，打入敌人内部……

焦部长在屋内踱了几个圈，便立即审阅凶犯案卷材料。

“尹犯光胜，男，现年二十五岁，原籍安平县尹家滩村，地主成分，学生出身，1940年于保定后师肄业后，随其父尹金斗投靠日军卖国求荣，已证实，其父系当地恶霸地主，曾任伪军安平县保安团长，尹光胜在其父部下任特务队长。该犯在任县保安团特务队长期间，和其父配合日军对我解放区进行铁壁合围，‘五一’大扫荡中，尹家父子亲自用刺刀在王家屯制造了血腥大屠杀。全村九十名干部、军、干属惨遭尹家父子杀害。该县解放时，尹家父子率领一百多名顽伪匪徒突围在逃，流窜各地，与我军负隅顽抗。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被我军在柳家集围歼，其父尹金斗被捉，尹犯光胜漏网潜逃。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尹金斗被我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公判处决。当日夜间，尹光胜潜入尹家滩，进行血腥报复，杀死农会主任全家七口，并纵火把十七户农民房产烧得片瓦无存。区、县武装立即追捕，当日于溥沱河柳林铺抓获尹犯。该犯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经县委研究决定：判处尹犯光胜死刑。特呈军区政府批准执行。”

焦大昌又翻了翻下边十几页关于凶犯的讯问记录。在记录中有这样一条：①“据父训，有个当家堂兄，叫尹平，早年外出在石门警察局做事，据说和我家有仇……”下边是凶犯的笔供罪恶材料，但没有关于尹平的详细交待。寥寥数语，引起了焦大昌的极大注意。他清楚地记起，在我们的地下党员中有个尹平，抗日前就潜伏在石门警察局做地下工作。如果就是这个尹平……一个派遣计划在他脑海逐渐形成。他决定，亲自请示军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公安局长，把此计划定下



来。

七天后的一个晚上，边区政府公安局王局长和军区敌工部焦部长在解放区一个偏僻的山村——大河镇，接见了李书军。王局长四十多岁，身材不高，神采奕奕。红彤彤的方脸，额角间刻印着久经风霜的皱纹，身上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腰间束着栗色皮带，显得格外威严，但在谈话中又给人一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之感。他见到李书军进来，没等李书军举手敬礼，就急忙迎上前去。

“报告局长，有什么任务，请下达命令吧！”李书军一进来就迫不及待地说。

“嗨！比我还着急哩！别忙，你先喝口水，我马上就给你谈任务。”说着，王局长端起茶壶，哗哗地倒了一杯滚烫的白开水递给他，又按着他的肩膀叫他坐下，开门见山地说：“目前的形势你是知道的，日本投降后，我们地下工作者，在蒋介石‘和平谈判’的阴谋影响下，一度麻痹轻敌。而敌人特务机关乘机暗下毒手，我党地下工作者遭到特务机关的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爱国志士遭到特务机关的残杀、暗害、逮捕。据此，边区党委研究决定，要选择有经验的精干侦察人员，派遣到敌占区……”

“党委是让我重返石门吗？”李书军听到这里，急不可待地插嘴问道。王局长亲切地点下头答道：“对。”然后他又继续说：“石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周围各县的土豪劣绅，血债累累的汉奸土匪，垂死挣扎的逃亡地主跑去不少，组织了什么还乡团、保安队、流亡政府等等。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那十几个经过中美合作所特殊训练的特务机关，他们设法破坏我们的地下组织，杀害爱国志士。为了对

付目前凶恶庞大的敌人，”王局长略一停顿，看了看旁边坐着的焦大昌又说，“焦部长制订了潜伏计划，边区党委研究决定同意焦部长的计划，并决定让你去石门担任081党支部书记，待机打入敌人内部，以你为首在敌人心脏里组成一个坚强的地下战斗堡垒，和敌人打个持久战，直到全部胜利。”听完王局长的指示，李书军心底涌起崇高的责任感。他庄重地瞧着王局长信任的双眼，脸上流露出刚毅不屈的神情，响亮地回答：“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好！党信任你。”王局长点头称赞。他知道这位二十七岁的侦察科长是边区最机智勇敢、沉着坚定的侦察员。他了解，李书军八年前是井陘矿工人。日寇侵占石门后，派出一个团的兵力驻守井陘矿，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强迫工人给日寇采煤。李书军积极参加矿工抗日游击队，与日寇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在配合“百团大战”中，李书军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首先带领游击队攻上了井陘矿制高点。只经过两小时激战就炸毁了采矿机、锅炉房、绞车房、电机房、火车站等许多重要建筑物，消灭近百名日本鬼子。还有一次，李书军化装深入矿区，侦察到日军刚运来一批枪支弹药。深夜，他带领矿工游击队，打开弹药库铁门，刺死日本卫兵，夺取三十多支“三八”大盖步枪，一挺机关枪，一门迫击炮。顺势袭击了日本矿区医院，缴获大批药物，活捉了日本医院院长。

王局长带着亲切的笑容对他说：“你的名字从今天起要叫尹光胜。这不是化名，是真名实姓。不过这个人已被我们暗地处决。他的堂兄叫尹平，是我们同志，现任石门警察局传达长。你扎根的地点，是在尹平盟兄弟齐建华家中。齐建

华是军统石门站中校站长子福路的姑表兄，关于尹光胜的详细情况、今后的具体工作和详细步骤由老焦同志和你谈。不过到了石门市后，要注意你的劲敌许清士。他越狱潜逃到石门，现组织了还乡团，他自己当团长。边区政府授权你，有机会就随时除掉他。一则为民除害，二则为你工作扫清障碍，你可带一名助手，人员由你自己选择。”

“不用选择了，给我于飞就行。”李书军不假思索地说。

焦部长听说他要于飞，对李书军赞同地点头一笑。他俩都对于飞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位地下战线上的勇将和李书军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那是一九四二年，军区党委通过地下党组织，把李书军派遣到日伪石门日报社以记者身分在石门活动。这个职业对地下工作是有许多方便条件的。那时于飞就是他的助手。一个寒冬的傍晚，李书军从报社下班回家的时候，发觉有两个特务跟踪自己，心中骤然一惊，脑中立即闪出几个问号：后面跟的是不是特务？他跟踪想干什么？我是今天才被发现的，还是早就陷入了敌人的圈套？这一瞬间，他暗下决心进行反侦察。他双手一拽脖子间的狐皮毛领，把毛毡礼帽往低压了压，大大方方地朝南大街六十二号自己租的宿舍走去。南大街是繁华的商业区，尽管北风飕飕寒气逼人，游人还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这时天色昏暗，正是特务、妓女、投机商们上街开始活动的时候。卖夜餐的小贩在路旁升起红红的炉火，坐上煮馄饨的铁锅，准备营业；卖烧饼的缸炉里散发出诱人的浓香。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擦肩接踵。趁人多杂乱，李书军蹭蹭几个箭步来到自己家门口，向斜对门罗圈

铺暗示地摸一下帽沿，进了大门。

这是两间小屋的独院，李书军一人居住，院里经常是冷清寂静的。李书军推开房门急忙脱掉大衣礼帽，一古脑儿向床头一抛，转身回到小院点着老鸦嘴炉火，赶快忙着做饭，但他脑子里一直寻思着跟踪者是何人，应采取什么措施。炉子被煽出了红色的火焰，他把锅坐上，添好水，又继续拉动风箱。这时，随着“呼啦啦”一阵门响，闯进了三个人。头前两个是刚才跟踪他的特务，后面跟着一个身穿黑色大衣，头戴护耳皮帽的中年男人。他把头龟缩在衣领里，蹑手蹑脚地象偷嘴吃的老鼠，灰溜溜、怯生生地跟在后面。李书军一见这人，愤怒的烈火，象火山爆发，腾地冲上头顶，“钱继清，叛徒……”李书军嘴唇颤抖着，差一点怒吼出来。

“就，就是他……”叛徒指着屋门口站立着的李书军说。两个特务随即齐声喝道“别动”！说着就从皮夹克兜里掏出枪来。

李书军双眼圆睁，愤怒地直瞪着特务和叛徒。就在这时，于飞在大门口悄悄地出现了！李书军咬紧牙关嘴角微微向上一动，坚毅而又轻蔑地朝特务和叛徒的方向点头一笑。三个家伙愕然一怔，不知李书军笑是什么意思。立在特务后面的于飞，在进来这短短十几秒钟，已经把小院里发生的事情看得明明白白。得到李书军的暗示后，他旋风般地转身闭上大门，操起门后的顶门杠，呼地抡起来，拼命朝叛徒脑门砸去。两个特务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身后哎哟一声惨叫，回头一看，叛徒已满脸是血地躺倒在地，一位身高七尺杀气腾腾、宛如凶神恶煞般的彪形大汉象饿虎扑食一样，嗖地一声向他俩扑来。两个家伙吓得发抖，连连倒

退，举枪要打。说时迟，那时快，体魄雄壮的于飞勇猛如虎，却又灵活地象只扑耗子的猫。他一个箭步，扑上来，手起棍落，把一个特务打翻在地上，手中的“王八”盒子枪飞出五尺多远。李书军急忙把另一个特务抱住，并把他用力摔倒在地下，四个人展开了搏斗。于飞以泰山压顶之势，压在被击倒的特务身上，<sup>③</sup>双手扼住特务细长的脖子，象捣米一样往地上噼噼乱碰，不到一分钟，这家伙就头破血流，脑浆四溢断了气。这时，李书军也和另一个特务翻滚在一起。开始，特务被李书军压在地上，手枪也被打落在一边。后来特务来了个驴打滚，使出吃奶的力气，又把李书军反压到身下，腾出右手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三寸长铮明闪亮的双刃匕首，照着李书军喉咙刺去。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间，于飞迅速用铁钳般的双手抓住特务持刀的右手，就势弯了一个一百八十度，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特务的耳根。特务一声惨叫，松开了刀柄，于飞夺过匕首，又连向特务颈部扎了几刀，那特务眼睛一翻，僵死在地上。李书军站起来，感激地凝视着于飞。二人相互对视了足有一分钟，战友的情谊在他们心中翻涌起伏。“老李，你得快离开这儿。”于飞冷静地说。

“对，你先到门口望一下。”李书军被于飞提醒，立即返回小屋，摸黑找出文件带好，又拎起大衣、礼帽，迅速来到院中，把特务的两支手枪，一把匕首一起装在腰里。又在特务内衣口袋里搜出两个特务证，也带在了身上。他立在院中想了一会儿，认为一切妥当，才走出院子反锁住大门，向街口走去，当晚他们请示了上级领导，上级指示二人立即撤离石门。两个战友就连夜来了个百里行军，共同返回了解放区。

于飞现已提到敌工部做参谋了，也是焦大昌的得力干将。不过为了这次重大任务的完成，焦部长当然要忍痛割爱，所以，当即畅快地说：“好，你说谁，就给谁。一会儿你跟我去，住几天，把尹光胜的全部材料熟悉透彻，再和于飞做个潜伏计划，即可行动了。”

李书军点点头，又转向王局长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王局长沉思了一下，紧紧握住李书军的双手，情绪激动地两眼直对着李书军的目光凝视良久，好象送别亲人去遥远的征途，有千言万语要嘱托，但一时又想不出从何说起。最后，紧握李书军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千万记住，随时提高警惕，不要麻痹轻敌。凡事往坏处多想，往好处努力，为争取早日解放石门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书军庄重地举手敬了个军礼：“请首长放心，决不辜负党的重托和希望，保证完成任务。”便转身同焦部长走出王局长住处。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李书军按照预定计划，顺利潜入石门，经警察局尹平的介绍，暂住在尹平的盟兄弟天兴纺织公司总工程师齐建华家中。齐建华的家就住在天兴纱厂东边紧靠大经路南头的一个四合院里，有三间北房和六间东西配房。齐建华全家三口人，妻子是纱厂工人，有个五岁孩子，他们住北房。李书军住在西房，东房作为客室和齐建华的资料室。整个房舍虽不算豪华，但在这一带住宅里也算上等了。组织上为啥安排李书军住在齐建华家呢？这还得感谢焦大昌的精心设计，原来这位齐建华并不是一个普通人物。说他不普通，主要指他是军统保密局石门站中校站长于福路最

亲密的姑表兄。

齐建华和于福路打童年时就情同手足，十分要好。后来又一块上学，中学毕业后，齐建华考入大学纺织专科，而于福路名落孙山，在社会上流浪一段时间后，到天兴纺织公司纺纱厂当了工人。齐建华大学毕业后来到天兴公司纺纱厂当技术员。因他勤奋好学，肯钻研技术，善于革新创造，向厂长提出加大齿轮提高生产效率的建议，得到公司总经理大资本家石岚朋的采纳，从而使纺纱率提高了两倍，由原来年获红利五万大洋，一跃为年获红利二十多万元大洋。石岚朋继而又在他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的纺纱厂推广，工效都大大提高，利润成倍增长。因此，齐建华深获石岚朋的器重，被破格晋升为纱厂总工程师。于福路看到自幼一起长大的表兄成了大资本家石岚朋的红人，就不安心当又苦又脏的工人了，整天缠着齐建华去说说情，让他到科室干点拿钱多又清闲的活儿。石岚朋得知于福路是总工程师的表弟，一者照顾齐建华的面子，二者也打算多在厂里培养一批忠实于厂主人的狗腿子，于是就叫于福路在织布车间当了大监工。从此，于福路大交红运，青云直上，步步高升。当时，全国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天兴纱厂的工人为了配合铁路工人、电灯公司工人，也成立了红色工会。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以后，石门天兴纱厂的工人为了声援铁路工人兄弟，在红色工会组织下，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资本家深知工会罢工的危害，于是建立了厂警队，并利用于福路是当地人，有中学文化的特点，提拔他当了黄色工会头头。于福路果不负主子栽培，在对付红色工会方面，显露了他竭力保护资本家利益的各种本领，经常在石岚朋面前摇头摆尾，感恩戴德，表

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不久，石岚朋又把于福路介绍给当地警察局长姜鹿鸣，于与姜结为八拜之交。这样，给予福路进一步镇压工人，保护资本家利益找到了靠山。一九三九年，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为了培养大批特务，在重庆开办了特训班，石岚朋又把于福路推荐给戴笠，送他到特训班学习，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从此，更进一步拴住了这条资本家的看家狗。经过资本家的精心豢养和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军统特务组织的培植，一股极端仇视人民，仇视共产党的法西斯血液在他全身流动。现在他进一步爬上了反共急先锋——军统保密局石门站中校站长的宝座。于福路虽极端反动，但也总还没忘与齐建华的患难之交、莫逆之情。不仅在于福路成长上有齐建华的深情大义，而且在于福路的私人生活道路上，齐建华对他也是恩重如山。原来，于福路当年失学无业，他父亲怕他在社会上染上恶习，就早早地给他找了个农家闺女结了婚。他当了大监工后，就偷着和车间一个十六岁的女工季月娥姘靠上了。起初，还是偷着勾勾搭搭，当了黄色工会头头后，又有警察局长是他的盟兄弟，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慢慢地转为明目张胆地姘靠，有人开始公开称季月娥为于福路的二太太。后来，于福路的大老婆知道了，妒火如焚，三天两头找到厂里来找于福路和季月娥吵骂。每次都是齐建华夫妇解劝。于福路去重庆军统特训班受训期间，于福路两个老婆的生活费用，几乎都是由齐建华接济。就连季月娥去重庆找于福路，丢下的那个刚满月的孩子，也是齐建华夫妇替她找乳母抚养。

齐建华夫妇都是正直、忠厚的老实人，有着一副侠肝义胆和菩萨心肠。齐建华原来一直不问政治，只专心研究技



术。他认为只有技术，才是立身之本，救国之道。后来在尹平潜移默化的启蒙教育下，才慢慢觉悟到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蒋介石是独裁专政，祸国殃民等道理。

尹平和齐建华是盟兄弟，齐建华全家都敬仰尹平，就象敬仰关羽一样。尹平在二十多年前怀着对恶霸地主尹金斗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离开故土，来到石门，经人介绍到警察所补名当了个巡警。一个偶然机会，尹平成了齐建华妻子九香的大恩人。那是抗日战争以前，九香的父母领着八岁的九香和她五岁的弟弟讨饭从河南来到石门。九香的母亲来到石门病饿死去。全家举目无亲，借贷无门，父亲也忧郁成疾。九香为埋葬母亲，给父亲治病，养活五岁的小兄弟，牙一咬就头插草签标明十块大洋自卖自身。此情此景被当巡警的尹平看到，尹平是受苦出身，深知穷人痛苦，他同情地问明情况，就走到九香面前，拔去九香头上的卖身草说：“小妹妹，我帮助你，你还是守着你爹过吧。你的困难我给解决。”尹平是独自一人生活，当时警察每月工资六块大洋，除自己生活费用外，略有积蓄。尹平侠义解囊相助，花三十块大洋买来一个白皮棺材，帮她把母亲埋在义墓，又给九香五块大洋，给她父亲治病。父亲病好后，就到铁路做工，九香不久也到大兴纱厂当了童工，因此，全家称尹平是大恩人，后来九香和齐建华结婚，把尹平当成亲哥哥一样请来，夫妻双双对着这位萍水相逢、大恩大德的大哥大礼参拜。从此，尹平在齐建华夫妇心中，是天下第一号好人。逢年过节总是要把尹平请到家来，当亲哥哥一样招待。

现在尹平把李书军以自己堂兄弟身分托住在齐建华家中，齐建华夫妇怀着报恩心情双手欢迎。再者，又加上齐建